

# 黎元洪傳

(一)

章君毅

## 降尊紆貴捧金少梅

民國十二年(一九二三)六月十三日，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，被直系軍閥頭子曹錕的爪牙，如王承斌、王懷慶、馮玉祥等逼出了北京城，扣押在天津站，困在火車上十二小時又三十分。直到黎元洪迫於無奈，打長途電話給北京城裏住在法國醫院中的如夫人黎本危，讓她把所保存的五顆總統印璽交出，直隸督軍王承斌這才揮手放行。讓黎元洪和他隨員所乘的逃難專車，逃出虎口，開進了天津租界。

旋不久黎本危也到了天津，老兩口子一會合相對歎歎，從長計議，黎元洪深感自己兩度被北洋軍閥擁上臺，又兩度被他們聲勢洶洶的推下來，既然自己並無武力與金錢，那就命中註定要給北洋軍閥當傀儡工具。既已一而二，豈堪再而三？武昌起義當年的這位「床下都督」黎黃陂，對於政治實在厭倦已極，他不想再跟北洋武人「和稀

泥」，又唯恐曹錕賄選在即，可能會有北洋武人認為他之存在將是曹錕竊據「大位」的障礙，在那種情形之下他隨時可能有生命的危險。夫妻之間商量的結果，是相偕南下，去遊逛那大千世界，黎元洪和黎本危早年的舊遊之地。

黎元洪和黎本危為確保安全起見，決定到上海後還是住租界，他們兩夫妻對於宰制東南的直系武人不敢寄予信任，要想找一位够理想的居停主人，還能負得起保護之責的，就唯有名噪一時，勢力足以控制全上海的所謂三大亨，法租界巡捕房的華籍總探目黃金榮，和他那兩位徒弟孫遍東南的拜把子弟兄：杜月笙和張嘯林。

被迫失位的北洋總統抵達黃浦灘，上海三大亨登輪迎迓，杜月笙本人率領其小型快速部隊，基本武力小八股黨擔任護衛，並且把他新購置的杜美路二十六號一幢洋房，佈置得煥然一新，美侖美奐，請黎大總統伉儷搬進去住。

黎元洪、黎本危跟這些肝膽相照，推心置腹

的俠義人物相處極歡，當天係由黃金榮情商由法租界巡捕房法籍總探目設宴款待，以示法國官方在中國的土地上，對中國名義上的元首敬致其歡迎之忱。從這一頓酒席吃過以後，黎元洪夫婦便謝絕一切官式的酬酢和宴會，而由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等躬自陪同，到處「白相」，因為到十里洋場黃浦灘上去「白相相」「散散心」，正是他和黎本危此行的目的。

由於黎元洪是挈同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同來，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的家眷就少不得要盛裝而出，陪侍貴賓。這三家的內眷陪同黎本危飲宴、談天、看戲、逛街。出乎意外的發現，黎元洪和黎本危對於上海「好白相」的地方，宛如識途老馬，歷歷如數家珍，甚至於比她們這些生於上海、長於上海的女太太們更熟。當時大家都感到極其納悶，却是不便於問，不過，相處的時日一久，再跟她們的丈夫私底下一打聽，秘密終於洩露：多年以前，黎大總統曾經是駐防上海的一名

低級海軍軍官，喫酒玩樂，件件精通，尤喜走馬章臺，寄情煙花。黎本危呢？她竟然是早年小有名氣的一位北里孀娃。

即使在北京城裏貴為大總統時，黎元洪在日理萬幾之餘，仍還是時刻不忘聲色之悞。如所周知，北京有個大衆化的游樂場所城西遊藝園，其性質和早先上海的大世界，此際臺北的今日世界約略相仿。風流自賞的黎元洪，他就經常的上城南遊藝園爲女坤伶捧場，他坐固定的包廂，數年間經他捧過的坤伶計有金少梅、碧雲霞、琴雪芳等數位。其中以金少梅最能贏得他的欣賞，所以民國十一年國慶日北洋總統府堂會，金少梅的戲碼便由於北大總統青睞的關係，特地排在當代第一武生楊小樓之前，跟第一鬚生余叔岩之後，色藝平平的小妮子，居然在兩位大老板之間，唱起壓軸戲來了。這使普天下的伶界人士，顧曲周郎，不能不嘆爲異數！

### 上海三大亨殷勤招待

那天晚上金少梅演的是「嬰寧一笑緣」，編劇人是大名鼎鼎的李直繩（準）。這位李準，便是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年黃花岡之役，率領清軍擊敗民黨義師的那位廣東水師提督。不過其後不久他被黨人刺傷，却能因之幡然悔悟，辛亥九月廣州光復之役，李準竟下令各砲臺、各軍艦一律豎民國軍旗，並對兩廣總督張鳴岐施以兵威，把張鳴岐吓得逃到香港，李準立即迎胡漢民入穗，就任都督，廣東遂兵不血刃宣告光復。祇是當時民黨中人還有不少對李準未能諒解的，揚言必爲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復仇，李準大懼，匆匆逃港轉赴天津，就此成爲週旋於北洋人物間的一名厲公。

李準爲金少梅所編的「嬰寧一笑緣」，情節稀鬆平常，金少梅的唱工做工比起老伶工楊小樓、余叔岩來，更是相差豈止以道里計？然而，黎元洪捧金少梅正如上海人所說的「喫得死脫」，因此那一晚金少梅不但大獲采聲，而且，她還得了黎總統五百塊大洋的特別賞賜。

黎元洪、黎本危在上海杜美路二十六號杜厲一共住了三個月，在這三個月裏除了吃喝便是玩樂。當然，失位的黎大總統早非吳下阿蒙，當時他在上海的玩法，也跟先前任海軍低級軍官時不可同日而語。他們每到一處都有上海三大亨之一與其夫人奉陪，身畔還有大批便衣保鏢嚴密護衛。民國十二年間（一九二三年），由黃金榮開設的老共舞臺，正在破天荒的作男女同臺演出，掛頭牌的坤伶是色藝雙全、顛倒衆生的露蘭春，比起金少梅來不知要高明過好多少倍。祇是有一點，她是上海人異口同聲稱之爲「黃老板」——黃金榮的禁嚮，民初四大公子之一，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大少爺盧筱嘉，就因爲喝了她的倒采，喫黃家保鏢當衆甩過兩記耳光，險些鬧出盧黃火拼的天大亂子來。這露蘭春後來果然嫁給了黃金榮，黃金榮爲了她而跟共患難，同創業的髮妻，上海第一位白相人嫂嫂阿桂姐離婚，差一點跟主持公道的杜月笙開翻。

辛亥革命後的黎元洪，剪了辮子，禮服一襲，顯得頗有威儀。



到老共舞臺去聽了幾次露蘭春的拿手好戲「宏碧綠」，黎元洪淺嘗即止。倒是有一名老共舞臺的門房，黃金榮的老家人阿大，他告訴杜月笙，當黎元洪夫婦兩位貴客一進老共舞臺的門，不到兩分鐘，就看見有一大隊狐狸，從老共舞臺裏直躡出來，彷彿是受了驚嚇，急急的向對面一家當舖跑去，一轉眼間就看不見了。杜月笙笑斥他：「瞎三話四！」阿大却振振有詞的說：黎大總統

是天上的星宿，照說星宿就不該隨便上人家的地方，如今他果然把老共舞臺所供的狐仙驚走，看樣子，老共舞臺的好景不長，就要走下坡路了。

當時，杜月笙嗤之以鼻。一笑置之，然而其後不久，先是黃金榮為娶露蘭春，大鬧其家務，後則黎元洪驚走了老共舞臺的狐仙，消息越傳越廣，越傳越遠，老共舞臺的生意，竟真的漸漸走下坡，開始賠老本，最後則是關門大吉，而黃金榮也自此宣告退休，不問世事。

據說黎元洪不吸煙，不嗜酒，也不大愛賭博，他的興趣厥在於平劇，尤其是欣賞平劇女伶的演出。此外，則即令是抱定了宗旨到上海來「白相」，三個月裏，他的起居作息依然有其規律，他早起早睡，食有定時定量，這大概是他受過多年軍事訓練的關係。

三大亨必恭必敬，戰戰兢兢，當了黎元洪、黎本危三個月的居停主人，黎元洪遊過上海以後，重回天津租界改行做生意去了。黎元洪前後送給黃金榮兩件禮物，一件是全套純銀鑲鑽的雅片烟灯、烟槍、烟籤與烟盤……，一件是全套大元帥軍服，白羽高帽，金碧輝煌。「黃老板」私下在房間裏試着，大小尺寸竟然合適，原來他和黎元洪的身材相仿。

黎元洪，字宋卿，湖北黃陂人，成為民國偉人，北洋總統後，世稱黎黃陂，以示崇敬，黎元洪誕生於清同治三年（公元一八六四）。他跟馮玉祥一樣，也是自小就跟着他父親，在軍營之中生長，不過他的讀書機會，却遠勝於馮玉祥多多。黎元洪隨父軍次天津丁字沽，那裏是大清河跟

運河的合流處，兩條河成為丁字形，故名。

### 北平前輩出身海軍

黎元洪自幼讀書，年事稍長，就由於他父親的關係，投身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，那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所海軍學校，水師學堂的監督是我國海軍宿將薩鎮冰。黎元洪在校選修的是機械科，在校時因為用功讀書，少年老成，頗獲監督（校長）薩鎮冰的器重，自此他便成為薩鎮冰的得意門生。

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，黎元洪二十三歲，他自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，北洋軍閥首要中往後僅次於袁世凱的第二號權力人物段祺瑞，他是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砲科第一期，天津水師和天津武備都是北洋軍的老祖宗，淮軍主帥李鴻章所一手創辦的。所以，照說黎元洪應該算是北洋前輩，正統北洋出身，不過他是海軍——北洋水師而已。

甫出校門，黎元洪便被保舉為守備，官職僅次於都司，是五品的武職。由二十三歲剛出校門的學生，榮膺五品武官，由而可知薩鎮冰對他這位得意門生是何等的愛護有加，大力提拔。

不久，黎元洪又被清廷派往德國留學，學成歸來，在海軍任職七年，一直做到鎮遠軍艦的砲長。鎮遠軍艦是當年滿清海軍中噸位最高、威力最大的主力艦之一，是一艘所謂砲利甲堅的鐵壳艦隻，主砲的口徑達十二吋，為當時亞洲號稱無敵的巨艦，是北洋海軍的主力，也是北洋海軍統帥丁汝昌的喪生之地。鎮遠艦的管帶（艦長）是

左翼總兵林泰曾。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甲午六月，中日甲午之戰爆發，當時雙方朝野全都早已覬知此戰之勝負決於海軍，而中國海軍的總噸數已居亞洲第一位，無論艦數與火力都遠在日本海軍之上，因而國人俱有必勝之決心，唯一一手建立北洋水師的李鴻章，他深知中日海軍實力之消長，與乎中國海軍艦隻之落伍遲緩，戰力不强。甲午年七月十日，他便上疏分析中日海軍之實力，他坦率的說：

「查北洋海軍可用者，只鎮遠、定遠鐵甲船兩艘，然質重行緩，水過深，不能入海汊內港。次則濟遠、經遠、來遠三船，有水線穹甲，行駛不速，……此外各船，愈舊愈緩。海上交戰能否趨避靈活，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，……若遲速懸殊，則利鈍立判。……日本新舊快船可用者二十一艘，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）後分年購造，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。我船訂造在先，……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。……近年部議停購船械（移海軍經費修繕慈禧游樂之所頤和園——筆者注），自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後，我軍未增一船，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，臣仰體時艱款絀，未敢奏咨瀆請，臣當躬任其咎。倭人心計譎深，乘我方難購添之際，逐年增置。臣前於豫籌備戰摺內，奏稱海上交鋒，恐非勝算，即因快船不敵而言。……萬一挫失，即設法添購，亦不濟急。……今日海軍力量，以之攻人則不足，以之自守尚有餘。用兵之道，

貴在知己知彼，舍短取長，此臣所為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，不敢輕於一擲，以求諒於局外者也。」

就為了朝廷重臣誰也不敢拂逆慈禧太后的內心意願，移海軍經費修葺和園，豈祇海軍艦隻未能汰舊更新，連現有各艦的軍械彈藥，也由於多年不獲補充，一概未能齊全。當年的中國兩艘主力鐵甲艦之一的鎮遠號砲長黎元洪，曾經不止一次，啼笑皆非的說過：

「早在甲午之戰兩年以前，一位德國陸軍將軍漢納根，即已向中堂大人（李鴻章）建議，多

買一些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大開花彈，存儲備用。中堂大人業已下令照辦，可是當時和李中堂立於敵對立場的清流黨大將張佩綸，却在極力反對，他說購辦大量開花砲彈儲藏不用，未免太不合算，於是購械計劃又告擱淺。臨到中日黃海海軍之戰爆發時，定遠、鎮遠的十二吋主砲，統共只有三顆砲彈，所以兩艘火力強大的主力艦，祇能用小口徑的砲火跟日本兵艦對轟，大口徑唯有廢棄不用。」

### 黃海之戰傷心慘然



滿清水督提督丁汝昌，是黎元洪的頂頭上司，黃海之戰，仰藥而亡。

光緒二十年（

一八九四）八月初九，陽曆九月八日，中國海軍開始巡弋，陽曆十二日，海軍雲集旅順港。

當時，朝鮮平壤正醞釀大戰，水師提督丁汝昌奉命率領全軍十二艘軍艦，把分乘五艘商輪的十二營銘軍，安全護送到鴨綠江口登陸。——這一趟護航任務總算圓滿達成，十七日正午抵達鴨綠江口安東縣境內的大東溝，當

夜，十二營銘軍全上了岸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丁汝昌下令艦隊中午啓碇，返航旅順，可是，十點多鐘，停泊在鴨綠江口外的中國艦隊，發現西南方向有一簇黑煙，用望遠鏡一看，竟是一隊懸掛美國旗幟的軍艦。當時丁汝昌說這一支艦隊之來，着實有點蹊蹺，他命各艦立即準備作戰。

將近中午，「美國艦隊」漸行漸近，將及射擊位置，突然將美國旗換上了日本旗，果然是日本海軍冒用旗號企圖隱混的陰謀詭計。丁汝昌忙不迭下令啓碇，水手站在砲位，他把全艦隊分為五隊，以他的旗艦定遠艦和黎元洪任砲長的鎮遠艦兩艘主力艦打衝鋒。黎元洪在前甲板砲位上看得很清楚，日本艦隊共有快船四艘兵船八艘，艦隻噸位比我方小，但是速度遠較華艦高。大砲比我軍少，快砲却又比我軍多。

當時，丁汝昌係以兩翼向後伸張，支援兩艘主力艦打衝鋒的犄角雁行陣，企圖一舉突破日本艦隊的一字長蛇。日本艦隊則以快船在前，兵船在後，兩支艦隊相距還有十里，中國艦隊沉不住氣，一排砲轟過去，砲彈全部落進了海水裏。然後，日艦越來越近了，將及鎮遠艦的射程之內，黎元洪正摩拳擦掌，揮刀調砲，打算施日本艦隊以迎頭痛擊，轟沉他們幾艘。不曾料到，日本艦隊將臨近時藉的左右分開，利用他們遠快過華艦的船速鼓輪疾駛，向華艦左右兩翼包抄。

華艦正因為速率不齊，最快的時速十八海裡，頂慢的祇不過十海裡而已，雁行陣的兩翼，艦與艦間距離越拉越遠，碰上了時速高達二十三海

渾的日本快船，簡直手忙腳亂，措手不及。轉眼之間日艦即已達到華艦的陣後，速率最小的超勇、揚威兩艦相繼中彈起火，超勇且旋即沉沒，艦上官兵全部葬身魚腹。這時候，華艦左翼定遠、來遠、經遠三艦正與日艦激戰，硝煙彈雨，一團煙霧之中，據說日艦比叻、赤城和西京丸被華艦擊沉。不過，後來比叻、赤城仍然在我山東海岸耀武揚威。大概是西京已沉，赤城、比叻僅祇負創而已。

剩下来的九艘日艦，迅即分為兩隊，向陣勢已亂，各自為戰的華艦環攻不已，一時炮火喧天，煙霧迷漫。時速十八海裡的致遠艦砲彈最早打光，管帶鄧世昌一眼瞥見日本速率最快的吉野艦，他深知日本艦隊專靠這條快船，因此咬牙切齒，決心一拼。下令開雙俸，向吉野艦一頭撞去，企圖同歸於盡。可惜，吉野艦狀立刻全速趨避，與此同時發射一枚魚雷，這一枚魚雷正好射中了致遠，人艦俱亡。

跟致遠艦並肩作戰的濟遠艦，艦上管帶眼見致遠被日艦擊沉，官兵無一生還，他吓壞了，轉舵就逃。殊不料一時慌亂，撞壞了揚威艦的舵葉，日本軍艦乘機再加上一砲，於是揚威又立沉於海。

濟遠一逃，廣甲立刻跟上，剩下靖遠、經遠、來遠力不能支，倉皇逃出陣地。日軍的四艘快船脚尾急追。靖遠、來遠逃到了大鹿島，經遠的管帶、大副、二副全部陣亡，軍艦沒有人開，走不動了，被日艦一陣亂砲，轟沉海底，全艦生還者祇得十六人。廣丙艦逃走時不敢駛近水深的地

方，儘傍着岸邊行駛，到了這天夜裏總算逃到了大連灣三山島外。港灣裏有亂石崢嶸，管帶吳敬榮仍還是開足馬力，沒命飛奔，因而使軍艦觸礁擱淺，第二天早晨，方始被從容追來的日艦轟成粉碎。

日本快船將逃出戰陣的華艦，窮追猛幹，轟擊得潰不成軍。鴨綠江口海域上，則五艘日本兵船正在圍攻鎮遠、定遠兩艘主力艦。雙方猛烈轟擊，鏖戰一個多鐘頭，定遠艦擊中了日本艦隊司令伊東祐亨的旗艦，使其重創。可是滿清水師提督丁汝昌却在定遠艦望樓上中彈，腿部受傷，被艦上官兵扶回房治療。照說應該由定遠管帶總兵（艦長）英國海軍軍官學校高材生劉步蟾接替指揮，可是當時砲火正熾，劉步蟾正吓得面無人色，一位德國顧問漢納根，勸他不如先回輪裏去躲一躲，由漢納根代負指揮之責。劉步蟾回輪去定了定心神以後，倒也能鼓起勇氣回到望臺，一直支持到把這場敗仗打完為止。

### 困在威海衛彈盡援絕

一個多小時天崩地坼，震耳欲聾的砲戰，打到了日薄掩映，天昏地黯，鎮遠、定遠兩艦被擊中了三百餘彈，尤其定遠遍船火發，砲彈也打光了。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日本艦隊突然解圍南去。

滿清水師勉力行駛，在次日凌晨六時左右駛抵旅順，檢點戰果，華艦擊沉日艦西京丸一艘，擊傷其旗艦板島丸。日艦則擊沉華艦致遠、經遠、超勇、揚威與廣丙，其餘各艦一律重創，官弁

陣亡八十七員，水手死者一千餘人，傷者四百餘人。洋人顧問死了一名砲手宜格爾，受傷者亦有十一名之多。在全軍盡墨的邊緣上，丁汝昌居然向北洋大臣隸總督李鴻章告捷，李鴻章也為他上奏章請獎。祇不過，八月二十四日，率先臨陣脫逃的濟遠輪管帶方柏謙，在旅順口被殺了頭。殘餘的七艘軍艦進塢大修，直到九月十八方始竣工。

這便是近代史上關鍵重大的中日海軍鴨綠江之戰。因為自此一戰以後，滿清海軍實已膽寒，他們一見日本艦隻便畏縮不敢出戰，因此日艦乃能以少儻多，揚威海上，縱橫睥睨了無忌憚。於是金州、大連、旅順相繼失陷，丁汝昌被褫職，不過清廷仍然命他指揮水師，戴罪立功。當時北洋水師的巡弋範圍，已經萎縮到渤海中的登州與成山之間。

十一月初十，清廷給了汝昌下了一道聖旨：嚴守鎮遠、定遠兩艘鐵壳主力艦，不准再有損傷。可是黎元洪所屬的那艘鎮遠艦實在是倒霉透了頂，鎮遠艦在登州洋上巡弋，時值午潮水落，鎮遠艦管帶林泰曾小心翼翼，他為了恪遵旨意，「不敢損傷」，想避過一枚水雷浮標，手忙脚亂之下居然會觸了礁，從船尾直到機器艙，裂開三丈多長，五尺來寬的一個大裂口，海水汨汨而入。槽在旅順港先已失陷，鎮遠艦無從入塢大修，於是林泰曾畏罪服毒自殺。鎮遠艦駛近沙灘，由上海造船廠調來六名洋人工匠，就在沙灘上勉強修補，一連修了八天，方始把多災多難的鎮遠艦的裂口補上。



滿清水師在威海衛港灣裏深居簡出，不敢輕易拋頭露面，當時殘存的艦隻還有鎮遠、定遠兩艘巨艦，靖遠、來遠、濟遠三艘兵輪，平遠、廣甲兩小鐵壳船，威遠，康濟兩艘訓練艦，六艘砲艦和十二艘魚雷艇，實力仍然強過日本海軍多多。可是官兵士氣消沉，拒不敢戰，就唯有困守港內，束手待斃。

日本海軍可以作戰的軍艦，一共不過十艘，另有十六艘魚雷艇，他們虛張聲勢，用許多艘木頭船偽裝軍艦的模樣，擺出了二十五艘戰艦十六艘魚雷艇的壯大陣容，果然就把滿清水師給唬住，全部成了縮頭烏龜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正月初五，日軍順利攻佔南幫砲臺，就用南幫砲臺的巨砲，轟擊港灣裏的滿清水師。滿清水師既不敢應戰，又怯於衝出重圍，祇好開到港內西口，暫避其鋒。正月初七，丁汝昌唯恐北幫砲臺亦將棄守，全部北洋水師那就成了甕中之餒，所以他坐了一艘小輪，親自上北幫查看。到時，北幫砲臺的守軍居然逃了個一乾二淨，丁汝昌無可奈何，他祇好拆下大砲的砲門，重要機件，放一把火，燒了火藥庫並且將砲臺炸燬，免得日軍進佔，調轉砲口來向北洋水師猛轟。

華艦逃到西口，東口失守，日本魚雷艇自此從容出入，向滿清水師施放魚雷。黎元洪和所有的水師官兵守在艦上，真是驚心動魄，眠食難安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日軍會發動攻擊，將港內的滿清水師艦隻，一一擊沉，或者逕予擄奪。當時滿清水師陷於重圍，所可獲得的支援，唯有劉公島上的砲臺。從正月初五夜間開始，日軍的魚雷艇

不斷進港偷襲，和劉公島砲臺的巨砲以及水師艦隻相持。這時候，威海衛陸地全部淪陷，港外又有日本海軍嚴密佈陣，日夜封鎖。堂堂滿清水師，實已山窮水盡，走投無路，祇剩下死路一條。

### 亂兵脅降無所不用其極

初九，日艦配合南幫砲臺的巨砲，跟劉公島砲臺和滿清水師激戰終日，劉公島砲臺官兵死傷累累。當夜，日軍魚雷艇再次入港襲擊，被滿清水師轟沉了五艘，可是，定遠艦却中雷重傷，勉力行駛到劉公島岸旁，艦身業已傾側，迫不得已，唯有自行鑿沉。十二日天濛濛亮，日本魚雷艇又自東口來襲，來遠、威遠兩輪的管帶邱寶仁、林穎啓，苦中作樂，居然登劉公島宿娼夜不歸艦，於是威遠、來遠兩艦外加一艘寶筏差船，一概中雷沉沒。十三日，滿清水師魚雷艇管帶王登瀛，帶了十二艘魚雷艇逕自突圍，自西口逃逸，不幸被日艦追上，十二艘魚雷艇被日軍盡數擄去。

滿清水師的官兵水手，怯於迎敵，但却勇於私鬥，十二艘魚雷艇突圍被擄的同時，有一批水師管帶揚言這個仗不能再往下打了，兵勇水手立刻起而附和，他們成羣結隊，鼓噪而出，一面朝天鳴槍，一面大聲嚷嚷，口口聲聲要求水師提督丁汝昌，放他們一條生路。劉公島上，秩序因而大亂。這時候，丁汝昌的洋顧問，也在請他姑且允准向日軍投降，藉以安定軍心，免得鬧出亂子來。丁汝昌淒然的說：

「我也曉得如今就祇有這一條路可走，不過

，一定要我先死了才行，因為我斷不能親眼目睹這一幕。」

當下，他親身而出，向劉公島上鼓噪請降的官兵水手割切曉諭，他說援兵不日可至，請大家稍安毋躁，固守待援。騷動的官兵看在提督大人的份上，居然也就安定了下來。可是，却又有英國籍的水師副統帶官馬格祿、洋顧問浩威，和水師軍艦管帶數人，私下議定糾眾劫持了汝昌向日軍投降，免得他自戕身死。正月十五元宵節，日軍又度發動攻勢，轟沉了靖遠艦，管帶葉祖圭逃匿劉公島上，「倖」免於難，右翼總兵劉步蟾却拔槍自戕。丁汝昌移駐鎮遠艦，使黎元洪得而目擊他一生中最悲憤壯烈的場面。

正月十六，黎元洪眼見一羣弁勇擁着一位護軍統領張文宣，又糾合了許多水手，把丁汝昌的官輪，圍了個水洩不通，吵吵嚷嚷，逼着丁汝昌率眾投降。不一會兒，營務處的一位道臺牛炳烈和各艦的管帶都到了，這些腦滿腸肥的大官，鎮壓不下亂兵的喧囂，無以為計，唯有相對而泣。然後，又聽到了汝昌從官輪裏派人出來找洋顧問議事。議了半天，便有一位會說中國話的德國顧問瑞乃爾，走出來代表丁汝昌向亂兵反覆曉諭，請大家耐心多等一等，看是援軍會不會來？可是亂兵們不肯聽，喧嘩吼叫的聲浪越來越大，瑞乃爾只好回到官輪告訴了汝昌說：

「軍心已變，勢不可為，不如沉船破壞砲臺，全體官兵徒手降敵。」

丁汝昌背負雙手，在官輪裏來回的走，他沉思良久，方始下定了決心，他採納瑞乃爾的意見

，命各艦候命，同時沉船投降。

詎料亂兵們還不肯答應，他們駭怕把船鏗沉了會使日本人生氣，於是雙方又度相持不下。正月十七，日艦和南幫砲臺再度展開砲攻，軍心愈加惶急，這時候劉公島附近還有華艦十艘，祇是砲彈已盡，就在這一天上，丁汝昌獲得來自煙臺的密電，山東巡撫李秉衡已逃往萊州，援兵絕矣。他便召集水師將領舉行緊急會議，苦苦要求大家鼓起勇氣，為國盡忠，盡起殘存的十艦，開足馬力，和日艦相撞，博個同歸於盡，說不定碰運氣還可以衝出幾艘軍艦去，這麼樣豈不是勝於全部投降？然而水師將領不肯應允，紛紛自動散開。緊接着就有兵勇、水手拔出刀來，脅迫丁汝昌立率全軍降敵。丁汝昌面露慘笑，猶仍和顏悅色的勸這一幫人說：

「莫急，莫急，請再等一下。」

### 丁汝昌仰藥黎元洪跳海

然後他便回到官艙，關上艙門，服下預先準備好的毒藥，躺在床上等死。丁汝昌服毒自盡後，護軍統領張文宣也仰藥自殺，當天夜裏四更左右，將近拂曉，丁張二人相繼死去。

丁汝昌張文宣死後，天色將曙，鎮遠艦的甲板上官兵水手麇集，又起一陣紊亂。大多數的官兵水手聽說丁提督服毒死了，登時放聲大哭，泣不可仰，但是也有不少人無動於衷，反覺得丁汝昌一死，降敵的障礙已告清除，自己的一條性命即可獲得保全。黎元洪當年三十二歲，血氣方剛，富正義感，他親眼目親丁提督途窮勢蹙，整個

滿清水師危在旦夕，却又不願以降將自居，終告被迫自盡，不禁義憤填膺，悲從中來。又看見同僚袍澤之中貪生怕死之輩，亟於請降醜態百出，他更是怒火中燒，難以遏忍，尤其當他聽說營務處道臺牛炳烈召集水師將領暨洋員洋顧問，籌商如何向日軍投降。當時唯有德籍軍官瑞乃爾，力主遵照丁汝昌生前所下達之命令，自沉船艦，炸燬砲臺，再由全體官兵水手徒手降敵。然而，全體水師將領及洋員洋顧問却一致堅決反對，唯恐沉艦毀臺得罪了日本軍方，將使他們受責。瑞乃爾力排眾議終歸無效，乃由英籍軍官浩威，仍用丁汝昌的口氣起草降書，命福建籍的一名管帶譯成中文，牛炳烈代蓋水師提督印信。天色一亮，即命廣甲艦管帶程璧光（此公後來參加革命，任過海軍總司令、海軍總長），乘鎮邊號汽艇，懸起白旗，向日軍請降。

黎元洪目擊這一幕幕的悲劇演出，傷心慘目，怒髮上指，「卅萬健兒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！」奇恥大辱，斷難遏忍，因此他激於義憤，縱身一躍，越過了欄杆便直落海中。黎元洪要為中華男兒留一點正氣，不惜躍海自殺。甲板上的官兵水手見了，無不肅然起敬。當時就有好些個人，奮身入海，七手八腳，把個猶在海面載浮載沉的黎元洪給救了起來，然後擁着他同回船上。滿清水師中稍微有點骨氣的官兵水手，為黎元洪的蹈海殉國大為感動，團團的把黎元洪圍在核心，又爆起了一片哭聲。

日軍接受滿清水師請降，十一艘軍艦，再加上劉公島各砲臺的巨砲械彈，糧食輜重，連同威

海衛，劉公島一概為日本海軍所接收。日本海軍派如今已屬於他們的康濟訓練艦，載送丁汝昌等的靈柩到天津，又盡驅劉公島，威海衛居民，和投降的滿清水陸兩師將士西渡。黎元洪一行栖栖皇皇的被送到煙臺登岸，多一半的官兵水手不勝慚惶，各自星散，一小半人則留待有司調差或遣送回籍。唯有黎元洪與眾不同，備受禮遇欽重，因為他曾在滿清水師決定投降的時候憤而躍海，他的慷慨赴死為山東官民所爭相傳誦。因此，時任山東巡撫的李秉衡，特地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，命他赴南洋大臣衙門報到，另候差委。

前清時代，有所謂北洋、南洋之分，北洋係指河北、遼寧、山東各省，南洋則包括山東以南，沿海沿長江一帶的地方。作此區分的原因是在此地區經常涉有外交事務。北洋大臣、南洋大臣也就成了外國人辦交涉的對象，照例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擔任，南洋大臣則以兩江總督兼充，所以這兩位大臣都是北洋、南洋各地督撫的領袖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時擔任南洋大臣的是劉坤一，他接見黎元洪後僅祇在口頭上嘉勉幾句，命他安心等候札委，事後也就把這個英年有為的青年軍官忘諸腦後，使得黎元洪「候差」，居然一候就是一年有餘。

滿清初建海軍，起先是用英國人琅威理為提督，但是琅威理督操嚴格，不稍寬假，使當時以福建人居多的海軍軍官私衷不滿。水師右翼總兵劉步蟾又跟他意見不合，於是福建籍海軍軍官便唆使廣東人劉步蟾，兩下子同心合力，用計使琅威理離去。劉步蟾以為他自己大有取而代之的希

傳洪元黎

望，可是一手創立滿清水師的李鴻章嫌他資望不夠，乃以他的安徽同鄉，淮軍舊部丁汝昌繼琅威理而為水師提督。丁汝昌由陸軍轉海軍他是個大外行，滿清水師中則多的是留學外洋，以專家自居目高於頂的驕兵悍將。滿清水師原是福建人的天下，有所謂「閩黨」，丁汝昌則是江淮人士，因此他「寡不敵衆」，一入水師便為閩黨所制，號令不行，操練盡弛，自他麾下兩員大將左、右翼總兵以次，各級官長，不惜違犯軍律，私自停泊港口的岸上打了公館，回到家裏去當老爺。沒結婚的軍官和士兵，每每到港口便結伴上岸冶遊賭博，每年冬天北洋港口結冰封凍，水師艦隻照例要駛往上海、香港，那是華洋雜處，笙歌不歇，東方亞洲數一數二的熱鬧繁華大碼頭，賭場林立，五花八門，秦樓楚館，鱗次櫛比，更是東亞最著名的風流淵藪。俗話說得好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，黎元洪投身海軍，從水師學堂畢業，登艦實習起始，他的官長、同僚、部屬之中多的是胡天胡地，一味狂嫖濫賭的人物。黎元洪生性不愛賭錢，可是食色性也，叫這身強力健的年青小伙子如何能免？所以黎元洪先則被人拖下海，後即老於此道，成為個中熟手。黃埔灘四馬路上的什麼「書寓」、「長三」、「二三」、「公二」，在他確是熟悉得很。光緒二十一年丁未，甲午之戰大敗，馬關條約簽訂，割讓臺灣，黎元洪恰巧被劉坤一忘在腦後，住在上海「候差」。他手裏有歷年攢下來的薪餉，英俊軍官少年郎，閑來無事，又專愛這一調調，慣會在相好跟前曲盡綢繆，輕憐密愛，於是漸漸成為北里爾

娃爭相歡迎的恩客，而他也就沉迷花叢，左擁右抱，黎元洪有點兒樂不思「差」了。

### 煙花叢中訂了啣齒之盟

滿清水師向來重儀表，黎元洪的青年時期丰度翩翩，相貌堂堂，他又學有專長，曾經留過學，出過洋，顯見得前程無量。再加上他性格溫文敦厚，閱人既多，當然很懂得若輩心理，「鴛兒愛鈔，姐兒愛俏」，黎元洪却能在「俏」以外，還有許多旁人無法企及的長處。因此，就在走馬章臺，浪跡平康的那些年裏，黎元洪不但把他家中的糟糠髮妻忘到九霄雲外，尚且託言未娶，到處留情，也不知道跟多少風塵女子有過啣齒之盟，白頭之約。此所以後來辛亥那年，武昌起義，黎元洪被硬拖出來當了民軍都督，自此一帆風順，步步高，由都督而副總統、大總統，居然連公府收發室裏，都還不時挺尷尬的收到好些粉紅色的情書，那正是早年席間枕畔，訂過山盟海誓的青樓佳人，驚喜交集的獲知黎元洪驟登大位以後，自己或央人寫了來請他踐履前言，有意委身事之的。

在上海寄情煙花，一混便是一年多，滿清朝廷命湖廣總督張之洞，字香濤，河北南皮人，世稱張南皮的，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，兼署江寧將軍。時為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原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甲午中日之戰，滿清水陸兩師均告慘敗，以湘軍宿將奉召入京，命為欽差大臣，督關內外防剿諸軍後。張之洞是首創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中西調和說的半新舊人物

，他從山西巡撫為始，迭任封疆大吏，督撫重鎮垂三十年，最獲滿洲朝廷的寵信。他署理兩江總督、南洋大臣時，痛感滿清水陸兩師日趨腐化，甲午之戰，陸軍則盛軍統帥魏汝貴全軍盡墨，水師則水師提督丁汝昌悉數降敵，因此為自強圖存，抵禦外侮，決心銳意做做西法練兵。張之洞曉得當代各國唯有德、日兩國的陸軍最強，所以他決定採取德國軍制，聘請德國軍事教官，在上海吳淞編練自強軍。

聘請德國軍事教官，當然就需要大批的德文翻譯，可是當年的德國留學生宛如鳳毛麟角，偏偏黎元洪就是其中的一個。那時候黎元洪先得了一個修建吳淞砲臺的差使，張之洞便下一個札子下去，叫黎元洪不必再管修砲臺的事了，他要他從海軍轉為陸軍，其實是擔任他跟德國教官交涉聯絡時的翻譯工作。

以一名小小的尉官，居然得蒙南洋大臣、兩江總督張之洞的青睞，這固然是沾了當年他奉派留德的光，實則多少也有點時來運轉，頑鐵成金的意味。這一下，大難不死的黎元洪，就此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，毫無疑問的「必有後福」了。

黎元洪經常在張之洞的跟前，他所給予張之洞的印象，是篤實、勤勞、謙虛、誠懇，實在是當時難能可貴的人才，因此張之洞對他極為賞識，一心提拔。光緒二十二年（一八九六）張之洞由兩江總督回任湖廣總督，自強軍也被調到了湖北去，張之洞便調升黎元洪為鄂軍馬隊管帶，也就是現在的騎兵營營長。黎元洪這才發現張之洞的高瞻遠矚，建軍決心，原來，早在光緒十五年



(一八八九)七月，張之洞調補湖廣總督，他就在到任的第二年，在皇華館召募了新軍工程隊一營，人數祇有一百二十餘名。不過，一應軍器槍械，一律購自德國，所有兵操編制，也是全部按照德式。

自強軍跟新軍工程營一合併，便形成了當時開風氣之先的湖北新軍。黎元洪也成為湖北新軍的重要份子之一。他也確能盡心盡力，代張之洞完成新制陸軍的編練。這以後，黎元洪尤曾三度奉派赴日，考察軍事，當然，每次往返，他都能跟黃浦灘上的熟姑娘，盤桓幾天，續一續舊日歡悞。

### 鴉片加稅大練新軍

一直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庚子(一九〇〇)，義和團拳亂既起，緊接着就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逃往西安。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宣佈東南自保，保住了東南、西南半壁江山。八國聯軍之役後，繼而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。清廷自此決意大練新軍，將煙酒捐、土膏(鴉片煙)加稅、銅元盈餘等項全部撥充編練新軍之用，在當時簡直是傾全國之人力、財力用之於新軍之建立。祇是編練新軍需要的經費太大，光祇北洋六鎮新軍(六個師)，一年的軍餉即達九百另四萬二千餘兩。當時國家家經大戰，已經到了民窮財盡，羅掘俱空的境界。所以清廷擬定了全國各省的練兵計劃，却祇能任由各省督撫量力而為，各自為政。清廷原計劃全國練兵三十六鎮(師)，規定湖北練兵兩鎮

。張之洞有魄力，有眼光，有忠實得力幹部如黎元洪，也有編練新軍的良好基礎，因此他毅然決然的將湖北原有的武工防五營舊制軍隊一律遣散，用這五個營的餉項另外招募前、中、左、右、後五個護軍營，而以黎元洪為護軍馬隊長。同時又創辦一所武備學堂，聘德國人何和滿為教官，然後再招募武建八營，改愷字營為左旗八營，又擴充右旗八營，再募教練隊兩營。光緒二十八年(一九〇二)時，復聽從三度赴日考察軍事歸來的黎元洪建議，仿照日本士官學校的辦法，成立將弁學堂，聘日本人為教官，分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五種兵科，操法也為之不然一變。

事實證明張之洞黎元洪共同努力編練新軍，他們的心血並沒有白廢。光緒三十年甲辰(一九〇四)，清廷規定每有新軍一鎮編成，就得特派大臣校閱。當年七月清廷派戶部滿籍右侍郎，京師練兵處幫辦大臣鐵良，赴江蘇等省查視武備。光緒三十一年乙巳(一九〇五)正月，鐵良完成任務，回到北京，他的視察報告——奏摺上便會這樣寫着：

「陸軍，以湖北之常備軍為最優。河南之：……江南之：……江西之：……，粗有可觀。蘇州、安徽之統備各軍，江南之護軍四旗，新湘五旗，廢弛最甚，其餘各營操法，亦多平常。」

由而可知，湖北新軍之優，為江南各省之冠。鐵良的奏摺一上，湖廣總督張之洞立蒙奉旨嘉獎，其他成績較差的省份，新軍統領則或革或降。也就在這一年的裏，張之洞論功行賞，黎元洪如願以償的當上了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(混成旅長

。清廷規定全國練兵三十六鎮，但是直到辛亥起義，滿清覆亡，全部計劃還沒有完成三分之一。至於全國各省之中，編練新軍成績最優的厥推湖北。光緒三十二年(一九〇六)丙午，清廷陸軍部訂立章程，硬性限定各省以每年歲入的五分之一充作軍費。大省練兵兩鎮或一鎮一混成協，小省練兵一鎮或一混成協不等。也唯有湖北，江蘇等省練兵最早的得以達成目標，真的練就了一鎮一混成協。湖北的一鎮是常備兵第八鎮，一混成協是第二十一混成協。照說，黎元洪迭曾留學德日，學習軍事。他是張之洞麾下的第一員大將，湖北新軍首腦，彷彿非他莫屬。然而，張之洞建立湖北新軍，偏就委派張彪為第八鎮統制(師長)，而以黎元洪為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。張之洞為什麼揚張彪而抑黎元洪？這裏面實有一層不得而已，查歷第一的緣故。有謂張彪當年官秩之隆遠駕乎黎元洪之上，因而令人為黎元洪大為不平，徒呼負負，有謂張彪是張之洞的寵弁，那也未免是在予古人以厚誣。

張彪，字虎臣，山西榆次縣人，根據自古以來「關東出相，關西出將」的說法，他自幼便熱愛武術。張彪十四歲入武館，操演刀槍棍棒，十八歲上晉省(省城太原)會試，中了武舉人。光緒七年(一八八一)，辛巳，張之洞以內閣學士簡放山西巡撫，他耳聞山西榆次武舉張彪任俠尚義，極獲當地父老推崇讚許，因此張之洞札委張彪為撫標記名游擊，旋不久，張彪晉京會試，又中了武進士。他衣錦還鄉，却仍在山西巡撫衙門

，充任一名武巡捕，掌管傳宣護衛一類的瑣事。不過，張之洞對這位中了武進士的小軍官，當然不免另眼相看，多方提攜。所以，到了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張之洞奉旨署理兩廣總督，短短三年之間，張彪就已經升到記名總兵了。中法之役，他還一度膺任大軍總糧臺。祇是他這個記名總兵的頭銜，却一直掛到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時，方才補上了缺，實授四川松藩鎮總兵。那時候張彪還是跟着張之洞，由湖廣改任兩江。作為南京屏障的那座獅子山砲臺，就是由張彪經手修復的。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張之洞第三次出任湖廣總督，張彪也當上了湖北全省提督，兼任南洋新軍統領。由此可知，張彪在滿清軍界，資格遠比黎元洪為老。此所以，黎元洪自始至終都屈居於張彪之下。

論資歷、聲望，張彪在黎元洪之上，論學識、能力，則黎元洪超出張彪多多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張彪是舊派將領，黎元洪是新式軍官。在滿清新軍中，以舊派將領統馭新式軍官的，可以說所在多有，比比皆是，絲毫不以為奇。何況，黎元洪的本性原就是謙沖自抑，宜乎他跟張彪共事了十五年，雙方始終相安無事，從不聞有任何磨擦或意見。

### 檢舉革命黨挨了一下耳光

黎元洪陞任二十一混成協協統後，長江艦隊以後，他把司令部設在武昌大東門，原來的第八鎮司令部遙遙相對。當時，黎元洪所統率的這個第二十一混成協，下轄步兵第四十一、四

十二兩標（團），騎兵、砲兵、教練隊各一營，工兵、輜重、憲兵、測繪各一隊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六月，張之洞奉旨內調，陞任體仁閣大學士，七月授軍機大臣，先後由陳啓泰、瑞澂繼任湖廣總督。到了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辛亥，黎元洪所帶的隊伍裏，除開他一手編練的騎兵營、砲兵營，還有負責戍守平漢鐵路，分佈在從漢口大智門，直到黃河南岸一線為止的第四十二標第三營以外，其餘的隊伍，少則三分之一，多則三分之二，都已經成為矢志驅逐韃虜的革命黨。

以舊派將領統率新軍，張彪當然不如黎元洪討好。尤其是新軍中的革命同志，拿張彪和黎元洪作爲比較，益發顯出張彪不學無術，尅扣自肥。黎元洪被一致公認爲品學兼優，勤謹篤實的忠厚長者。當宣統三年六月，第八鎮的三十一標，三十二標之兩營，奉派隨同端方入川救平爭路風潮，武漢形勢，頗有利於革命之發難。新軍同志決定八月中秋起義，後來因爲中部同盟會的主持人居正、黃興、宋教仁不及趕到，又延期到八月十八日夜十二點鐘舉事。可是，湖廣總督瑞澂，和第八鎮統制（師長）張彪，却早在八月十一日即已偵知革命黨八月十五舉義的消息，當天上午就召集緊急防範會議，下令文官首縣以上，武職管帶（營長）以上一體出席。

黎元洪準時到會，發現會場上的氣氛，非常緊張。瑞澂和張彪，都是臉色發青，而且板得緊緊。瑞澂說他已獲得密報，革命黨定八月中秋舉事，他問在座文武官員，應候爲何部署防務，加

強防範？當時就有幾個人異口同聲的說：武昌城裏頂緊要的地方是楚望臺，因爲楚望臺是總軍火庫，一旦有失，唯恐「亂事」將會蔓延到不可收拾。於是當時張彪就問：

「都是誰們在守楚望臺呀？」

第八鎮第十五協的協統王得勝站起來回答：

「是工程第八營。」

張彪隨口就下了個命令，他說：

「那就叫工程八營好好的守着，楚望臺萬一有事，我要工程八營管帶的腦袋！」

工程八營的代理管帶阮榮發，他一聽這話可就發了慌。趕緊站起來走到張彪的眼前，敬了個軍禮便說：

「大人，卑聽有機密大事稟告。」

張彪掄了他一眼，問聲：

「什麼機密大事？」

阮榮發從軍衣袖裏掏出一份名冊，那上面所列的正是工程八營裏革命同志的名單，人數要佔到全營官兵三分之一以上。據傳說，這份名單是工程八營左隊隊官（連長），後來被革命同志舉爲臨時總指揮的吳兆麟，他手下的一名司書生周定原向他告密，經過吳兆麟同意以後周定原才直接呈報阮榮發的。阮榮發在緊急會議席上提出這份名單來，主要是在說明他那一營裏革命黨人那麼多，他實在沒有把握守得住楚望臺總軍火庫。可是他不會想到在當時那個場合公開的稟報，在

場的文武官員裏說不定就有革命黨，他們如若發覺機密洩露，多半會因激主變。提前舉事。所以張彪把那份名冊接過去一看，登時就怒火中燒，

赫然震怒，他祇掃了一眼名冊的封面，連第一頁都不揭開，三把兩把的將名冊撕成粉碎。然後命戈什哈（衛士）當衆燒掉。眾人但見張彪上前一步，朝準阮榮發的臉上，啪的就是一記耳光。與

此同時他破口大罵：

「混賬東西，平時你們都是怎麼在帶隊伍的，都帶出這麼些禍害來啦！」

打罵過了，張彪讓阮榮發滿面慚惶，直撇撇

的在那兒站着，他重回座位，一開口就說：

「叫三十標的第一營去守楚望臺吧。」

（待續）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中央研究院院士農業權威學者李先聞博士以他三度罹病的奇特經歷，為「中外」撰寫「三次生病記」一文，妙趣橫生，令人讀之捧腹不已，但却在幽默風趣之中寓有至理，誠所謂經驗之談，讀後大有裨益。

△章君毅先生為「中外」推出又一力作，一生充滿傳奇色彩，極富戲劇意味的「黎元洪傳」，論者有謂辛亥開國的諸偉人中，國父是「英雄造時勢」，黎元洪則為「時勢造英雄」，黎氏以一名混成協統（旅長），風雲際會，為鄂軍都督時有「床下都督」之譏，當北政府總統時又有「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」之嘲，殺張振武一案受盡袁世凱之播弄，身為北洋前輩人物，而反被北洋軍閥視為異己大敵，由於多種複雜因素所產生之矛盾，使黎氏成為近代政治人物遭遇最奇特者之一。承章君毅先生見示渠寫「黎元洪傳」仍將採取重點主義，即為大眾所熟知之事跡概行從略，注重於諸多之內幕秘辛真實情況，是必為中外讀者最所樂聞。

△喬家才先生又有新作，是為長達兩萬餘字的「黃埔當年鐵與血」，寫他四十五年前投筆從戎，自故鄉山西直抵廣州，考入黃埔軍校，以及在校時與戴笠等將軍同窗，許多曲折離奇的經過。無數閱歷，一筆呵成，是喬家才先生嘔心瀝血之作。

△「抗戰八年，蘇北敵後」，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，凌紹祖先生以抗戰時間蘇北敵後軍政負責人之一，寫當年往事，歷歷如繪，讀了使人熱血沸騰，興奮熱烈，豈祇是憑添若干新奇見聞而已。

△楊森將軍戎馬半生，四川平亂，二萬五千里追剿、抗戰、戡亂諸役靡不躬與，他的沙場生涯不但是古今中外罕見的一部戰爭實錄，名戰紀詳，而且還是近代史實中很重要的第一手史料，「沙場二十年」在本期開始連載，是為本刊對於萬千讀者之又一重大貢獻。

△勞翰先生又有續稿從美國來，寫四十年前天府之國四川的種種切切，生動雋永之外，頗富史料價值。

△尹雪曼先生以一篇風格一新，引人入勝的海外遊記，交由中外發表。「十六年間兩到菲律賓」，是一連串饒有趣味的故事，交織着熱烈豐富的感情而寫成的，謹此向中外讀者鄭重推介。

△王培堯先生的「將軍與詩人」，本期中高潮迭起，感人至深，讀來令人盪氣迴腸，低徊不能自己，吳佩孚兵敗榆關後的許多秘聞，藉此道出，猶其餘事耳。

△張樸民先生寫「五省聯帥」孫傳芳，使這位「末代軍閥」，當年宰制東南五省的聯帥孫傳芳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顯見他在落筆以前，曾經用過不少的心力。